



## 吃不够的韭菜盒子

■ 乔加林

“韭菜盒子”，是我们苏北泗洪老家的称谓，也有的称作“锄头饺子”，形状像锄头。

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我，在农村生活了十几年。在那个物质匮乏，温饱还不能满足的年代，乡村生活留给我太多无法忘怀的记忆。说到吃，那就是母亲亲手做的韭菜盒子，我怎么也吃不够。直到现在，只要一想起韭菜盒子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吞下几口水。

记得土地刚刚承包到户时，家家都有了自己家的小菜园，我家门前有一块三分地的菜园。过年前，母亲从别人家要了一些韭菜苗，在菜园西边栽培三路韭菜，宽一米多，长也不过两米。栽培好韭菜，母亲又从土灶台下用粪箕掏了一粪箕草灰把新栽的韭菜盖起来，一来防冻，二来给韭菜增加营养。

开春后，幼小的生命从冬天枯死的身躯中钻出来，在春风中晃动，在大地和阳光怀抱里像婴儿一样脆弱。春天的韭菜，特别是第一刀韭菜，不是那种深黑的墨绿色，而是一种鹅黄的嫩绿，大多都很瘦细，但人们心中常常把头刀韭菜称作为最有营养价值，一点也舍不得浪费。我们家每年的头刀韭菜，都是做韭菜盒子。每次母亲要割韭菜时，都会拿把镰刀和一个竹篮子，总会带着我一起到菜园子里割韭菜。我蹲在母亲身边，看着母亲小心翼翼地贴着地皮下一点点的位置割下去，那动作很娴熟，很轻快，很柔和，发出“嗤嗤”声，一把一把的韭菜就这样被母亲放在提篮中。被割断的韭菜，从根部冒出一些透明如水的液体，我想那应该是韭菜的血液吧。这时，母亲会把堆在韭菜沟里的草灰再次抓出一把草灰洒在上面，母亲说，撒上灰再长出来的韭菜就会更粗壮。

回到家里，母亲先是认真细致地摘去韭菜外面的枯叶，我也帮着母亲摘一些，我摘不干净，母亲总是再摘一遍。把摘好的韭菜放到瓷盆里，母亲用葫芦瓢从水缸里舀水认真地冲洗韭菜，一连洗好几遍，有时还会用清水浸泡一会，看着韭菜在水中舒展的叶子越发显得鲜嫩水灵。然后把洗净的韭菜放在锅筛子上放在太阳下晾干，待晾干

后就开始切碎、再煎上两个鸡蛋，有时候为了增加口感，也会兑一些虾皮、豆腐、粉条什么的放入盆中放上盐、花椒面，搅拌均匀；馅子拌好了，嫩绿的韭菜，金黄黄的鸡蛋，一看就有食欲。然后用温开水和好面，稍稍醒几分钟，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团，擀成薄饼。把拌好的韭菜放在面皮半边，然后把另一半面饼合在一起，顺着面饼边缘压紧实，若为了美观好看就再用一只碗顺着面饼边缘轧一圈，切去多余饼皮。

包成韭菜盒子，接着放入锅中煎烙。母亲先用油絮子把锅里闹一遍，锅稍微热一点的时候就把韭菜盒子放进去，改中小火，一面烙至上色后翻面，有时要翻几次。由于面皮是烫面，比较容易熟，就是馅料里面有豆腐或粉条，所以要小火慢慢烙。这时的我眼巴巴地站在锅边，母亲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“小馋猫，小馋猫”地唠叨着，待烙好后，母亲总是用小碟子装上一个递给我，让我先尝尝鲜。有时候，母亲还会给我专门做一个大一点的韭菜盒子，里面多打一个鸡蛋，而且不许姐姐和我抢。

韭菜盒子咬在嘴里，外酥里嫩，韭菜的鲜美，加上鸡蛋和面的香，味道美极了，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有时不小心一股绿色汤汁会悄悄流出来，滴到衣服上，还茫然不知，我就经常做这样的“傻”事。那种味道，是我吃过的最鲜美的味道。

1989年3月，还不满十七岁的我穿上从小就极为崇拜的绿军装，在部队十来年时间，每年回家探亲时，母亲都会包韭菜盒子给我吃，母亲知道韭菜盒子是我的最爱。韭菜盒子我一顿吃过十四个，很多人都不相信，其实是真的！我特爱吃韭菜盒子！

在物质生活极其丰厚的今天，韭菜盒子、饺子和猪肉，已经成为寻常饭食。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，乡村农民只有靠玉米、高粱还不能填饱肚子的年月，一顿白面韭菜盒子是何等的奢侈和珍贵。

如今，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母亲再也不能亲自做韭菜盒子给我吃了。然而，母亲亲手做的韭菜盒子味道，已经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，融入血液，终生难忘。

## 学雷锋的年代

■ 乔兆军

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读小学，每年3月初，整个学校、机关、事业单位，都要掀起学雷锋的热潮。学雷锋活动净化了社会风气，也奠定了我们人生的基石。

那个年代，雷锋精神在每个孩子的心里扎下了根，评选“三好学生”，道德品质是硬杠杠，若没有十件八件以上的好事，根本就评不上。学校的广播每天都播报着好人好事，能在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是件无比骄傲的事儿。

一些学雷锋的趣事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我们村里有一对母子，儿子智力残疾，他的母亲年龄大了，干活很不方便。我们小孩子自然把做好事的目标对准了她。帮她提水、扫院子。女生则为老奶奶梳头、洗脚。可有时我们兴冲冲地去了，才发现水缸满了、院子也扫干净了。老奶奶干干净净地坐在那儿乐呵呵地说，做好事的娃儿刚走呢。这不免让我们有些失落，于是，几个小伙伴商量，每天天不亮就在老奶奶门前等，等一个多小时，老奶奶一开门，我们就冲进去。扫地的扫地，提水的提水，整理屋子的整理屋子，忙得热火朝天。

为了有好事可做，同学们个个都特别留心，有一次放学路上，几个同学看见一个人在拉板车，大家争先恐后地跑过去推，车子本来就不重，在我们的“帮助”下跑得飞快，拉车的人被我们这群“小雷锋”弄得哭笑不得。

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当年为了学雷锋，趁着周末校园空寂无人，翻墙进入校园，叮叮当当一下午把班里的桌凳修了个遍，有修好的，也有修得反倒不如以前的。天快黑的时候，“雷锋”觉得累了饿了，再翻院墙出去，一不小心崴了脚，挣扎着挪回家，也不好意思说自己跑到学校学雷锋了，被家长痛骂一顿不说，还耽误了好几天的课。

像帮助老奶奶、帮人推车、修理课桌凳这些好事，都是特意做的，但更多的好事并不是有意为之，而是一种人心向善、扶困助弱的自然表现。记得1984年我们村有个孩子初中毕业考上了师范，当时要交800多元的学费。他家面对这笔“巨款”一筹莫展。当时村民们家境都和他家差不多，但大伙儿知道后，纷纷解囊相助，你2元、他3元……200多人凑够了孩子上学的学费。

回头想想，那个年代，那份天真、率真、纯真，是多么幼稚，又是多么让人怀念。无论是大人、孩子，人们的心地都是纯洁无比，他们把这种互帮互助看得很平常、很自然，在这种氛围里每个人都感觉到很温暖。

1963年3月5日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题词：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。如今，五十八年过去了，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我依然怀念那些经历，它给我留下了最真挚、最美好的记忆。



## 在春天里踏歌穿行

■ 鲍瑾

就像回到了从前，那天，放学回家，穿过那片油菜花田，那天，我也这样骑着单车，在风中穿行……

路上，遇见一棵开满花的树，原来，春天早已来了。

停下来，在开满花的树下，驻足、仰望。那些花儿缀满了春天的裙裾，风起，裙裾曼舞步生莲，如衣袂飘飘的女子。那零落的花瓣，像极了春风在大地上播撒的种子，在地上开出一朵朵花，这美是惊艳的，是对生命的最高礼赞。我热爱满树的繁华，也喜欢那纷纷扬扬的落红，这里没有“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”的悲情，却有着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意境。花瓣曼舞，落在身上，不忍弹落，就像不忍弹落这一段柔软的光阴……耳畔有鸟鸣，叽叽喳喳，肆无忌惮，原来，这是他的地盘，他可不管分贝大不大，越叫越欢。听惯了人类语言，格外喜欢这天籁之声，安静聆听这如歌的行板；旁边有很粗的玉兰花树，树干枯萎，但有一枝细细的枝丫坚定地扬起，倔强地开出了一朵朵花，为生命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而动容……就这样，伫立一会，在这美妙的时光里。

夕阳西下，一路驰骋，穿过那片花田，大片大片油菜花绽放，此刻的自己，一如千里跋涉的旅人，穿越时空，来到了阿尔勒这个浪漫的小镇，恍惚间，那炫目的金黄，是梵高住过的黄房子抑或是他画过的向日葵的色彩……目之所及，都是满目的灿烂，落日余晖里，油菜花绚丽的色彩，像燃烧的火焰，花香将我引入了油菜花的腹地，衣襟沾满花粉与花香，这是一场与春天的甜蜜约会……没错，有油菜花的春天才是完美的春天，每一场花事都有独特的魅力，唯有油菜花，来得热烈奔放，来得盛世浩荡，那是阳光，对春天，对生命，最酣畅淋漓的追逐和歌唱。

在春风里骑行，唤醒了视觉与记忆。

缘香行，忘路之远近。意外发现脚下有一大片小野蒜，古人称野蒜为薤，又叫“野薤”。家乡的田野多野蒜，一到春季，野蒜就破土而出，看着葱茏，如果直接拔，很容易拔断，野蒜的蒜头滞留土中，那可是野蒜精华的一部分，需要借助剪刀或者铲子，这样连根拔出来的野蒜吃起来才香，有的时候，野蒜的蒜头大如鹌鹑蛋，非常喜人。那时，一到春天，母亲会把野蒜挖回家，再把野蒜切碎，和面粉搅拌一起，煎成薄薄的野蒜饼，下午放学回家的我们，未进家门，很远处就闻到野蒜饼的香味，那迫不及待一个健步冲回家的心情，惊落了门口的一树梨花……第一口总是噎住了……不远处，看见有挖荠菜的、挖野蒜的……也许，他们和我一样爱着的不是荠菜或者野蒜，爱着的是那些斑驳的光阴……

骑行春天，插上了自由飞翔的翅膀。一个人走走停停，东张西望，在春风里……我想给远方的母亲打个电话，想告诉她，我也挖了野蒜回家做饼了，我还想告诉她，母亲的野蒜饼是人间最好的美味……